

第十屆亞洲醫學生會議

The 10th Asian Medical Students' Conference

執筆：楊宏仁

「若能參加亞洲醫學生會議，我將努力完成一個出席代表所應盡的義務——把自己所代表的學校、國家介紹給他國的與會代表，同時最重要的，就是把外面的資訊、經驗帶回來分享給所有同學。」這是當我參加系內甄試，被問起「將以如種態度來參加這次會議」時，我所做的答覆。

在此將我在參與亞醫會的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略述於后，期盼各位也能與我一起分享這次難得的經驗。

亞醫會的歷史

亞洲醫學生會議 (The Asian Medical Students' Conference, AMSC) 最初是由日本及泰國的醫學生於 1980 年創立的。1970 年代末期，高棉難民問題成爲當時世界上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許多醫學生從世界各地自願地來到泰國的難民營擔任救援工作，默默地貢獻一己的心力，期能爲這群不幸的人們多少帶來點光明希望。

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下，一群熱心的日、泰醫學生體認到難民問題並非

區域性或暫時性的；基於這個認知，他們希望由亞洲的醫學生們建立起一個意見溝通的管道，讓各地醫學生的經驗及觀點得以交換、溝通。在日、泰醫學生的努力奔走下，首屆亞洲醫學生會議終於在泰國順利舉行，討論的主題除了難民問題外，更包含其他許多事項，諸如「農村公共衛生」，「國際醫學合作事務」等。

亞醫會自 1980 年第一屆到今年 1989 年已整整十個年頭，會議的規模也由第一屆的日本、泰國兩個國家，到今年第十屆的十個地區國家。而今日亞醫會的意義在於促進亞洲醫學生對其他各亞洲國家的醫療衛生系統及現況能有相互的了解，同時藉由會議的舉行，聯絡各地醫學生的情感，使之成爲一密切的網路，以利於未來國際醫學合作事務的推展。

甄選過程

當見到本系甄選亞醫會出席代表的海報時，我便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報名參加甄試。事前並不知道甄試的內容爲何，到了考場才知道要測驗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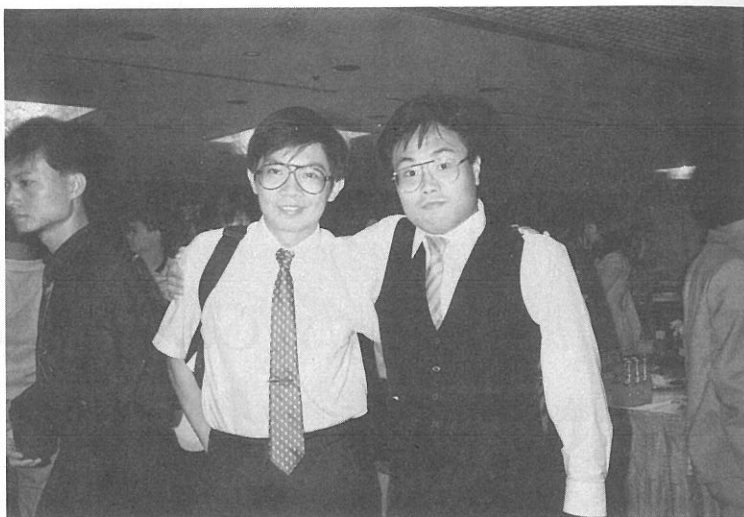
語聽力，也許是當時耳朵特別靈光吧！在 29 位參試者中選出 8 位參加複試，而我竟是那 8 位中的一個。隔日複試，形式是即席演講（當然是國語的），在上台的 7 分鐘前告知題目，要求完成一個 7 分鐘長的演講。天啊！這是件何等困難的事，只記得當時真得是把平日「臭蓋」的本領發揮到了極點，下台後腦子一片空白，當片刻後回想起剛才說過的內容時，才發現自己臭蓋的功夫絕不是蓋的。下午日文課，爲了等甄試結果，根本沒法專心上課，突然間，紀煥庭學長跑來告訴我「就是你了」，於是我便和醫五的林維文學長成爲本系的亞醫會出席代表，當時的心情只有一種——太妙了，至於日文課好像突然間變得毫無重要了。

準備工作

隨之而來的便是一連串的準備工作，各校代表開會分配工作，舉凡論文、文化之夜的節目、團服、紀念品、出國手續等，樣樣都得在極短的時間內準備妥當。也許是實力的問題吧

特別報導

名稱：第十屆亞洲醫學生會議
地點：日本神戶市
主辦：日本神戶大學醫學部
時間：1989.8.1~7
與會：中華民國、泰國、
日本、韓國、尼泊爾、
印度、印尼、香港、
馬來西亞、菲律賓。



▲筆者與日本代表Mukouyama攝於閉幕式。

！中山只分配到海報的製作，當時心中的感受真不是滋味，心想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負責論文的部份，上台做 paper presentation 呢？難道我們真得不如人嗎？幾次的聚會下來才發現，這次代表團中的團員幾乎有一半出國參加過類似的國際性會議，有些還是以私人名義申請出國與會的，對於這方面事務的熟悉程度自然在我們之上，中山分配到這種較次要的工作，也只能說是「合情合理」了，明瞭了這一點後，心中的感覺不再是「不是滋味」，卻是「無力感」，而先前的疑惑也有了一個模糊的答案——也許我們真得是差了人家一截。為什麼我們的起步總是比人家慢了些呢？當其他醫學院的學生懂得以私人名義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性活動時，我們卻連聽都沒有聽過有這回事，還持著懷疑的口氣問人家「沒當過兵怎麼可能出國呢？」

暑假開始後的每個星期天，各校的代表齊聚於台大醫院景福館排練文化之夜的節目，由於大夥兒皆無舞蹈基礎，排練起民俗舞蹈真是煞費周章，但為了不丟中華民國代表團的臉，每位團員總是賣命地將自己的角色扮

演好。在這段期間，代表團的論文也已完成，題目是「Control of Hepatitis B in Taiwan」，「Control of Dengue Fever in Taiwan」及「The Present Status of Human Resources of Primary Health Care in Taiwan」，以配合此次會議的主題「Preventive Medicine」及「Human Resources of PHC」。當一切都準備就緒時，也該是啟程赴日的時候了。

會議記實

此次會議共分七天進行，前五日主要是各國代表團論文的發表，地點是神戶市郊的「関西地区大学セミナーハウス」(Inter-university Seminar House of Kansai)，後二日，則安排有一個「Technical Tour」，並在神戶港外的人工島——Port Island 舉行閉幕式。為了方便說明起見，以下便將此次會議的內容依日期逐日報告於后：

八月一日

各代表團抵達會場報到，並繳交日幣一萬五千元。當晚進行 Orientation

tation，將此次會議的內容及目的做一詳盡的說明。

八月二日

上午的開幕式結束後，隨即進行「Human Resources of PHC」論文的發表，各代表團有30分鐘的時間演講，而隨後的10分鐘必需回答其他代表所提出的問題。

八月三日

上午繼續昨日未完的部份。下午則開始進入另一個主題「Preventive Medicine」，論文發表的形式相同，依舊是30分鐘的演說，10分鐘的「Q & A」。傍晚時，主辦單位安排了一個BBQ Party，與會代表們放開一切的拘謹，盡情地飲酒高歌，暫時除卻了兩天來的緊張情緒。

八月四日

所有代表團的論文發表到今天全部告一段落，下午並由日本代表團做了一場Special Presentation，題目是「The View of the Delivery and Artificial Abortion in Japan」，此部份的論文完全是由橫濱市立大學醫學部的同學所負責。

八月五日

上午的「Overall Discussion

」針對這三天來的論文內容做了整體性的檢討，並歸納出較具體的結論。隨後所有人員整理行旅，準備移往川崎製鐵的訓練中心（Kawasaki Steel Training Center）。下午則參觀了神戶大學，並在神戶大學的餐廳用晚飯。晚餐過後，此次會議的重頭戲之一——文化之夜就要上場了。各國代表團紛紛使出渾身解數，總想把自己國家最好的一面展現出來，競爭的場面真可用「爭奇鬥豔」來形容。

八月六日

今天的閉幕式為此次會議畫上了句號，所有的學術性活動至此全部結束。值得一提的是在閉幕式中，大會通過泰國代表的提案，全體與會代表起立一分鐘，為六四天安門事件中死難的中國人民默哀禱告；一位香港代表更是在發言時泣不成聲，整個閉幕式的氣氛頓時變得悲悽異常。

八月七日

此次會議最後一天的活動是「Technical Tour」，安排代表們參觀日本的醫療衛生設施。全部共分為12個團隊，分別參觀不同方向層次的醫療設施，使代表們對日本的醫療

環境能有更進一步的了解，而我選擇的是兵庫縣立尼崎病院（相當於我國的省立醫院），對於院內進步的硬體設施，人性化的設計規劃，印象十分深印。晚上在Port Island的CF Junction Disco有一場惜別舞會，大夥兒珍惜最後相處的時光，紛紛互贈紀念品並留下日後聯絡的方法，而小小的舞池裏，一群人瘋狂地舞著、舞著……

尾聲

走出CF Junction，獨自一人坐上空空盪盪的電車，耳邊傳來播音小姐預報下次停車的站名，先是日語，再是英語，聲音很柔很好聽，但落

漠之情卻不禁油然而生，想到今晚共舞的這些朋友們，也許過了明天就再也不會見面了。回到了川鐵宿舍，一時難以入眠，便又溜到外頭來，在昏暗的街燈下踱步，七天來的種種，此刻一一浮現腦海……。

隔日早上，大家在祝福聲中分道揚鑣。揮別了月台上的琉球大學代表，我們坐上了往神戶的電車，為這次難得的相逢暫時畫上休止符。

在隨後的幾天中，我與數位學長停留在日本，先後到過橫濱、東京、京都、奈良等地，也因而才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日本這個國家。

八月十四日，由於實在放心不下中山樵的工作，便與一位長庚的學長先行回到台灣，結束了十四天來的行程。



▲BBQ PARTY上，馬來西亞代表們的高歌。